

种简单的欢喜

公公是个庄稼人,种地是他最喜欢的事。儿女们总劝他别种了,闲着没事溜溜弯,找小区里的老头们晒晒太阳聊聊天多好。他却不乐意,宁愿在他的地里一遍一遍地松土、除草也不愿意闲聊。六十多岁的人了,每天脚底下都不停歇。

公公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小菜园,菜园不大,却是要啥有啥,即使巴掌大的一块,公公也会种上几棵菜,公公说看自己种的菜心里欢喜。

公公种的菜好,也多。当季的菜成熟时一下子能摘很多,公公经常抱着一怀抱菜回家,进了小区这个给点那个给点,到家就剩一把了。公公说:“自己也吃不完,分给别人咱也高兴。”

公公喜欢种,啥都能种。我们家一年四季没有买过大葱,去年的陈葱和今年的新葱年年都能接上头的。韭菜一茬没吃完下一茬就长起来了,儿女们工作日都不敢吃韭菜,所以韭菜基本就是都分给乡里乡亲们。

公公种的水萝卜、胡萝卜、白萝卜等各种各样的萝卜够家里吃上一整年。家里萝卜之多,

每年过年炸丸子,四邻八舍的丸子馅都是我们家的萝卜!

每年夏天,黄瓜说成熟那就是一夜的事。我们总会钻到黄瓜架下随便挑,摘出最青最嫩的,水井边上一冲就吃,真是咋咋脆呢。公婆牙口不好,不喜脆菜,满架的黄瓜,要莫长成了棒槌似的大黄瓜,要么就是分给小区里看孩子的大婶们了。公公经常说的一句话:“谁吃随便去摘,但是不能把我的地踩坏喽!”老头脾气拗得很,一疼他孙子,二疼他的地。

去年秋天,公公每次吃饭都是要夸一遍自己种的眉豆角好看,可是到了拉下豆角时我们也没吃上几回。我和老公打趣他种得不行,结不上吃。后来才知道,前边赵大娘家的儿媳怀孕了,就喜吃眉豆角,赵大娘便每天都去摘。我开玩笑跟公公说:“你怎么不说你儿媳也喜欢吃!”

这个春天,公公抱回来最多的就是菠菜、生菜、茼蒿叶、香椿芽。生菜是我最喜欢的,生吃,可以;做汤,可以。比不得超市的大生菜,我们家的生菜都小小的,长得很好看。

要说起公公最骄傲的就是种山药了,听说公公种山药很多年了,相当有经验。以前都要拿到集上去卖掉,现在不赶集了,每年山药还没下来就被十里八乡的订完了。

除了种菜,公公还喜欢种树,我们家菜园里有两棵核桃苗,虽还没结过核桃,听公公说是个名贵的品种,稀罕着呢。

挨着村里的杨树林有一片贫瘠的土地没人要,公公接过来栽了一片花椒,当初细细的一根根小苗苗,现如今已经展满了地了。花椒地里有两棵柿子树,每年都结好多柿子,每到柿子成熟时,“四爷爷”(村里人都这么叫他)是一定要给小娃娃们分一分的。

花椒地头上有桃树、苹果树、梨树。春天,果树都开花了,桃花粉嫩粉嫩的,花朵丰腴,色彩艳丽,最是好;梨花是圆圆的五瓣,一簇一簇的,一个花蒂上伸出五六个小枝儿;梨花花色如雪,花香浓郁,远远看上去雪白一片,好看极了。苹果花与梨花开花后颇有些相似,不过梨花的花骨朵是白色的,苹果花的花

骨朵是粉色的,花瓣有色晕,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公公把三种果树栽在一起了,四棵树拼了命似的在春天里争着开花,我曾跟老公讨论过它们会不会结出苹果味的桃子,或者蜜桃味的鸭梨来!假期里带着孩子到田间散散步,站在果树下看看花,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公公偶尔还种种花,田间地头种了些叫不上名的小花,把小菜园围了一圈,好看极了。

我最喜欢的就是带孩子去田间走走,闻一闻泥土的芳香,看一看满眼的新绿,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。看着孩子在田间奔跑,看着风筝在天空越飞越高,看着桃花谢了春红,看着柳絮飘飞,梨花细雨,看着燕子在天边划过,听着黄莺在耳边唱歌,鞋底踩着泥土,身上沾染草香,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,欣欣然、平淡淡、慵慵懒懒,就像这平静的日子,踏实、舒心。

喜欢这日子,喜欢公公的小菜园,种花种树种菜,种简单的喜欢,种悲悯的情怀,种爱。

戴冬茜

城南小陌又逢春

家住城郊,便有城乡生活随时切换的便利。

趁着周末,信步走出家门,满目春光,不知不觉,又走上了这条乡间小路。

随着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落实,乡村的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这条路原本是条窄窄的土路,现在已是两米来宽结结实实的水泥路了,大大方便了当地农民和行人的出行。

为了平衡绿化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,这条路只在一侧栽种了各种花树。

前些日子盛放的梅花已经消歇,梅树似乎又恢复到冬日的状态,生出的叶子小得可以忽略不计。山茶花期较长,依然大朵大朵红艳艳地开在枝叶间,不见丝毫衰败的迹象。玉兰花,纯白的开一树,紫红的开一树,单一而纯粹。红叶李则是花叶互见,一树一树的红白相间,繁复而斑驳。紫荆花呢,紧贴着树干树枝团团开放,生生地将整棵树包装成一根根梅红色花棍。西府海棠开得满树满枝的娇红粉白,迎风峭立,花姿妩媚,楚楚有致,难怪词人晏殊面对珠缀一重重的海棠,发出“看叶嫩,惜花红,意无穷”的感慨,这时节,海棠就像缀满粉花珠翠的女子,由不得你不生出怜爱之情!樱花呢,树上依然缀满花朵,地下却已满是落瓣,一边盛开一边飘落,这是怎样的绽放?这样的生命里蕴含着怎样的恬淡与哀愁?树下的红花酢浆草已呈蔓延之势,今天一星一星的小花必将带来几天后的燎原之红,不知到时是否还有空暇来赴这场美丽的约定?

路两边的农田里,菜花一片金

黄,幽香随风而至,蝴蝶穿花舞,蜜蜂蕊里忙,好不热闹。去年这田地里还有一户人家,住着一位老奶奶,我顺着菜花地里的田埂走过去,身上沾惹了好些花粉。我的走近,很快引起了那条中华田园犬的警觉,它支楞起耳朵,冲我汪汪地叫起来。老人从屋里出来,喝住了看家狗,问我为何事而来。我笑着说:“您屋后的桃花真好看,我想在那里拍些照片。”“哦,这个啊,拍吧拍吧,随便拍!”

我拍了几张后,邀请老人也来拍,老人害羞,始终不肯,只得作罢。临走时还嘱咐我:“姑娘,明年再来拍,我家桃花每年都开得盛旺呢!”可我今天再来,这里已经是一片完整的大田了,那间简陋的瓦房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看着不远处的新楼房鳞次栉比,我搜寻着桃树的芳踪。果然,看到了一株,虽然花开不多,但鲜艳的花色还是证明了它的存在,想必搬迁时是谁遵从了老人的意愿,让桃树跟着主人来到了新居?我边走边寻思。“姑娘,你是来拍桃花的吗?”我回过神,定睛一看,正是那位老奶奶,坐在门前晒太阳呢,她竟然还记得我!

“是的是的,哎呀奶奶,您搬到这儿来啦!新房子好漂亮啊!”我赞叹道。

“是的,党的政策就是好啊!你看,这房子又宽敞又亮堂,住着可舒服呢!”

看我拿起手机,老人说:“拍吧,留个纪念,别看桃花今年开得少,过两年会开得比以前更盛旺!”

告别老人,我沿着小路尽兴而归,听着流行歌曲《绿水青山》,心情也跟着欢快起来。

丁爱华

青涩的杏

四月的杏树,繁花早已不在。满树肥硕的叶子下面,藏着一个毛茸茸的青杏。俏皮,可爱,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每当看到青杏,我就会回忆起童年与青杏有关的往事。

那时的父亲在村里教书。父亲在自家院门口栽下一棵杏树,寓意家业兴旺。父亲教书是一把好手,料理杏树的水平却不甚高明,甚至有些惨不忍睹。

杏树第二年便开了花,坐的果却不曾留下一个,唯有枝叶疯长。再过一年,树身开始淌起树胶,结出零星的杏,瘦瘦小小,一身的疤。姨夫路过我家,把杏树修枝,打药,松土,施农家肥。走时姨夫说,等明年吃好杏吧。姨夫家有座大果园,治理果树是远近闻名的行家里手。

来年春天,杏花开得格外早。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蛰伏,它们终于爆发了,杏花开满了枝头。花谢果出,枝叶间挂满了青杏。从米粒大小,再到花生米大小,杏一天一天在长大。

杏慢慢绿里发青,青里带白。一日放学回家,看到树下扔了几个咬了一两口的杏,咬过的地方洇了,有蚂蚁忙碌地爬在上面。第二天回家又看到树下有几个咬过的杏,看了让人心痛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揪出这个馋嘴之人。

我放学不再与小伙伴们到处玩耍,早早跑回家,在门缝中看着杏树。一个拖着书包,邋

邋遢遢的小男孩走到树下,见左右没人,快步来到树下,翘起脚摘下几个杏。咔嚓咬上一口,嚼一下便吐了,又换一个,又吐了,还自言自语:怎么还没熟。

人赃俱获。这个小孩子我认识,家住后街,父亲的学生。我扯住他不让他走,他的脸如同他刚咬过的杏,煞白。父亲也回家了,我抢着把事情讲了。父亲没有责备他,而是摸摸他的头,说:杏不熟,现在吃又酸又苦,又硬又涩,可惜了。杏如同人,你们现在还小,青涩,稚嫩,慢慢长大了,就会懂得更多的道理。待到杏熟了,我邀请你来吃杏。

杏慢慢白里透黄。麦黄时,满树的杏已经全是黄澄澄的,香甜,诱人。放学时,父亲把那个偷摘杏的孩子带来,给他摘了半书包的黄杏。我忿忿:这些杏,我还没吃上一个,竟给他摘这么多。这个孩子双手紧紧捂住书包,向父亲深深鞠了一个躬,转身跑回家了。

父亲的这个学生,后来考上大学,毕业后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。每年过年,他都会去给父亲拜年。说起杏,他说那时父亲在课堂上对他很严厉,他就想糟蹋那些没熟的杏来报复,想不到父亲原谅了他。

青杏,青涩,却是最本真的味道。我们每个人,都有一段青涩的难以忘怀的青春。

纪方亮